

文学作品中的“非遗”(之一)



史诗记忆 英雄崇拜 精神原乡

——“60后”彝族诗人诗作中的“非遗”呈现

□彭超

对彝族典籍《火的起源》的文学想象,通过婴儿、母亲、战争、十月收割、生铁、白石、火种、雪葬地等意象,描绘了族群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表达了对族群振兴的期望。“60后”彝族诗人在寻根文化思潮中,聚焦“我是谁”的追问,并在创世史诗中为自己确定了生命的起源。

创世史诗不仅为“60后”彝族诗人的创作建构了天人相连接的生命观,还催生了其自豪的族群文化情结,具体表现为“召唤先祖”的诗歌主题。如吉狄马加的诗歌《反差》:“我看见另一个我/穿过夜色和时间的头顶/吮吸苦茶的阴凉/我看见我的手不在这/它在大地黑色的深处/高举着骨质的花朵/让仪式中的部族/召唤先祖们的灵魂”。《火焰和词语》怀想先祖:“我像我的祖先那样/重复着一个古老的仪式/是火焰照亮了所有的生命……我舌尖上的词语与火焰/才能最终抵达我们伟大种族母族的根部”。《一支迁移的部落》中那个站在山岗上的孩子,手拿被剪断的脐带,忧伤地怀想先祖。创世史诗中的祖先形象,弥漫在吉狄马加的诗歌世界中,凝聚起彝人身份的历史意识。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亦是如此,如《雪史》书写先祖的睿智,《洪荒》对先祖骏马扬蹄的诗意思象,《巫光》缅怀先祖的神迹“昭示生命的内蕴”,《神弓》书写对神和神弓所在的自由世界的向往。阿库乌雾诗歌创作中的文化意识,因为根植于族群的历史命运而深厚。

“召唤先祖”主题诗歌写作中的先祖,既是个体又是群体,是由彝族创世史诗而来的英雄祖先记忆。诗人阿兹乌火的长篇组诗《舞王》将英雄祖先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舞王”形象,诗歌这样赞颂彝族祖先的蓬勃生命力:“走出来 英雄的舞王/从神话中灿烂放光地走出来/在地老天荒的年代/你是伏羲手中捧过的一轮太阳/一轮沧桑几亿年的中国太阳”,“你的肉体的一半/是一片辽阔的天空/另一半 却变成/被雕塑了的大森林”。诗作表现出热烈的先祖情结:“你是彝人的舞王 真理的舞王/是胜利者的舞王 是骏马与女人的舞王/历史一旦为你打开天窗 你的光芒/亮了一方沃土 亮了春风不老的舞山”,“舞王呵 永垂不朽的星座/千古不变的诗魂”。诗人高呼:“我们总是听见你的光芒/在空中跳动 一个民族对你的仰望/不过是想悄悄对你表白”,“你当年种下的每一棵树 到如今/长出了三十年的叶子/而我们 就是你大树上的那片新叶”。从祖先颂到族群颂,是阿兹乌火的书写策略:“你的灵魂依然卧成一脉高山 一抔厚土/后人无法攀越 因为你/你用悟性和智慧/支撑起一座大山/修补天宇

的误差/一个火的民族/一个充满人性与光明的民族/如山一般站立起来”。诗人遥想历史中的阿普笃慕时代,描写了田野里打闹嬉笑的人们,在山花烂漫的家园里谈情说爱的动物们,以及在和谐宁静的天宇下,人与自然悄悄对话等场面。彝族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在阿兹乌火笔下得到集中体现,诗人希望以悲壮的颂歌,重构返回原乡的精神谱系。

其他“60后”彝族作家也在以不同方式书写祖先记忆。阿洛可夫斯基在散文诗《祖先》中高亢呼唤,“祖先啊,我们生命的根源”“祖先啊,祖先,如今你们的子孙们,在南方温暖的黑土地上,快乐的劳作”,在系列组诗中深情倾诉对祖先的思念(如《遗物》)和对祖先后代的爱(如《永恒》《山那边》等)。再如吉狄兆林的诗歌《诺苏》《羊皮口袋》(一个名词:彝子)等,祖先情结已经内化为一个族群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综上所述,“60后”诗人的祖先颂,是文化自觉和生命自觉的体现。创世史诗一方面形塑了彝人的生命哲学观念,另一方面嬗变为祖先记忆的组成部分,与英雄祖先的记忆重叠。“60后”彝族诗人对于创世史诗与英雄祖先记忆的诗歌书写,是彝人“对族群共同体的追寻,对族群文化标志的确认”,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图式。

历史是过去也是此时,是一条流动的河流。图腾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当代“60后”彝族诗人创作中的非遗历史文化,除直接的书写外,还体现为族群图腾的诗歌意象。诗歌对远古族群文化的追忆以图腾为载体,以图腾描写为途径展开历史叙述,并与现实展开对话。

图腾代表了一种血缘共同体,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是上古原始社会形态在现实社会的投射。图腾在大小各异的空间和地方形成了层次不同的文化体系,凝聚成结构格局大小不一的文化共同体。作为诗歌意象,图腾具象化表达了对祖先的敬仰,是祖先招魂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如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将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华裔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族群图腾是每一个地方族群的祖先精灵,例如彝族的鹰图腾、虎图腾。彝族有传统节日“虎节”,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八“接虎祖”开始,直到正月十五“送虎祖”仪式时结束。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古夷(尼)人分化成数不清的支系,除鹰、虎、竹等主要图腾外,还有不同支系部落的梨树、山水、葫芦、马缨花、松树、黄牛、猴、猿、龙、蛇、鸟等图腾。这也说明中国族群在分分合合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

鹰是彝族的主要图腾,寓意自由和生命

力的强劲。吉狄马加诗歌《鹰爪杯》是对鹰图腾的赞颂。阿洛可夫斯基诗作《自画像》以鹰为自我画像,表达对自由的向往。莎玛雪茵的《雄鹰飞走了》以雄鹰的自由飞翔来对比个体生命的惨淡。虎是彝族的另一重要图腾,象征彝族祖先对强者的向往和期待,如阿索拉毅的《诡异的虎词》。其他诗人诗作如李华的《鹰的传人》等,也共同描写了彝人的图腾文化。由此可见,“60后”诗人关于图腾文化的书写,既是对文化诗意空间的建构,也是对精神原乡的建构。

“60后”彝族诗人不仅通过描写鹰、虎等具体意象,来建立与悠远历史的连接,而且还具有泛文化化的特点,赋予彝地的天地万物、一草一木以文化意义,以此建构远古历史与当下社会的连接。例如巴莫曲布嫫诗歌《图案的原始》组诗中的“蕨子纹”,引用古彝书《作斋经》“祭仪序层层,祖嗣如绵羊,妣裔如蕨子,祖裔大昌旺,同祖共一斋”作为引子,也因此让自然风物浸染了非遗文化。再如吉狄马加诗歌《苦荞麦》中的荞麦意象被赋予灵性,连接今天与昨天,“荞麦啊,你充满了灵性/你是我们命运中注定的方向/你是古老的语言/你的倦怠是徐徐来临的梦想/只有通过你的祈祷/我们才能把祝愿之辞/送到神灵和先辈的身边”。在“60后”诗人的创作中,自然风物和日常器物被文化化、符号化,如荞麦花、黑土地、瓦板房、火塘、百褶裙和羊皮口袋等,同时还被神圣化,被赋予了净化人心的救赎力量,与创世史诗、英雄祖先一起建构起彝人的精神原乡。

彝族诗人诗歌世界中的精神原乡,既是彼岸的历史追忆,也是此岸的当下现实。黑格尔曾言:“思想所穷探其深度的世界是个超感性的世界,这个世界首先就被看做一种彼岸,一种和直接意识和现前感觉相对立的世界;正是由于思考认识是自由的,它才能由‘此岸’,即感性现实和有限世界,解脱出来。但是心灵在前进途中所造成的它自己 and ‘彼岸’的分裂,是有办法弥补的;心灵从它本身产生出美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就是第一个弥补分裂的媒介,使纯然外在的、感性的、可消逝的东西与纯粹思想归于调和。也就是说,使自然和有限现实与理解事物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自由归于调和。”“60后”彝族诗人的非遗书写,将现实时空(此岸世界)和想象时空(彼岸世界)调和为一个整体,在弥合心灵的同时,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悠远的历史性。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四川省高等院校‘双一流’贡嘎计划专项资助”“共同体视野下的当代四川族群文学研究”(项目编号:GGZY005)中期成果]

纳西族作家、学者白庚胜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题材广泛,涉及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几十年来,我追踪并零星阅读过他的一些诗篇,近期集中精力阅读其诗集《玉壁金川》,比较系统全面地感知到了他的诗路花语,感怀“欸乃一声山水绿”,眼前一亮,看到了诗情画意。

在诗集第一辑“浪迹山海”里,31首作品烘托出诗人寄情山水的丰富感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诗人的基本功,白庚胜做到了。他一路走来,一路行吟,在无穷山水间留下了一首首扣人心弦的诗歌。如《因为我是大海》写道:“因为我是大海,/我便是生命出发与归宿/创造与毁灭的结晶。/我洪波涌起,/吞吐日月,/从来都笑傲江湖、激浊扬清。/我一任波澜壮阔、万丈水归宗。/我湛蓝而又幽深,/无人能测知我的气度、深沉。/我不鄙视风花雪月,/却喜欢电光石火、雷霆万钧。”我看到诗人振臂高呼,用激扬的文字、优美的旋律,对波澜壮阔的大海作出书写,表达了对自然和大海的爱,雄浑豪放,寓情于景,展现出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脊梁》《理塘朝吟》《太行山吟咏》《冬日的武功》《金川行》《根河之歌》《黔贵问答》《夜宿腊子口》《西昌的日》等诗歌,触景生情、以景咏志、情景交融,同样精彩纷呈。诗人倾情放歌新时代,是对自然的礼赞,更是文化与历史的深思。

乡土情结是每个诗人最重视的情感表达。白庚胜在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赴京求学,留在首都工作至今,40多年离乡背井,自然弥漫着不绝于缕的乡愁。在第二辑“难忘乡土”中,他那浓烈的乡村情结,对故土的依恋之情,跃然眼前。与鲁迅笔下贫穷落后的故乡不同,诗人心中的故乡是美好的,充满活力、魅力无穷。《玉龙山宣言》直抒胸臆:“我的名字叫玉龙山,/我来自洪荒,/但刚届韶华之年;/我远离南亚次大陆,/但印度洋的暖流总在头顶缠绵。/我未见过去陆海沉浮,/却挂满螺贝珊瑚为项链;/我作天地之合,/引日月北斗歇息于纳西妇女的披肩。/我是时间老人,/总用烟锅把千万载的苦难焚燃。/我是不灭的希望,/让每天的大太阳都亮丽、鲜艳。/我是精神的坐标,/只盼桑梓永享白云与蓝天。/我是永恒的丰碑,/只铭刻盖世的功业、不朽的奉献……”

家乡是一座山的牵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住惯大山的人不嫌山高。诗人用第一人称拟人拟物,情中有景,诗情奔腾,以雄壮磅礴的气势和激昂慷慨的语言,泥土气息中夹杂着明快畅意,真切而深沉地赞美故乡的玉龙山,生动地表现了纳西儿子对玉龙山的赤诚之爱。诗歌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引发了多少纳西儿女的强烈共鸣,自豪感油然而生。《纳西族》《致敬,纳西美》《母系与父系》《我的文海》《虎跳峡》《白水台记忆》《歌唱泸沽湖》《故乡》《乡思》《心中的故乡》《玉泉梦想》等诗歌,从祖先智慧中寻找答案,浓缩时间与地域,讴歌滇川纳西人聚居的乡土,不仅是一个离家游子对故土的礼赞,更是一种浸入骨髓的乡思,从灵魂深处散发出的乡愁,回荡于故土的山水间。诗人心中的乡思是温暖而明亮的,他的诗歌让人们回到家园,找到灵魂的安放之处。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美是社会的基石。在第二辑“至爱私语”里,一首饱含深情的《致爱妻》,写出了一个相濡以沫的不凡妻子形象,让读者感知到爱的奉献和力量。《出嫁——女儿出嫁感怀》分明是如山父爱、殷殷叮嘱,让人看到一个父亲在不舍和放手间的内心矛盾。当然也有无疆大爱:在《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放歌祖国》《太阳赞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建党百年咏》《少数民族》等诗篇中,诗人铿锵有力地歌唱繁荣富强的祖国,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畅快淋漓的剖白,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家国情怀这根红线,贯穿了诗人的诗心。

白庚胜的诗如春风拂面。在“闲情逸趣”和“空谷幽兰”两辑里,我读到了《相遇嘉石木》的石缘,行走周陵、乾陵的感怀,以及《秋》《蝉》《银杏》等季节之变和自然物语。信手拈来的草木即可成诗,看似无意义的事物被赋予意义,他的诗歌里跳跃着生活的脉搏,体现了对生命的叩问和独特体验,颇有独创性的特质,诗歌艺术由此得以升华。

雪莱认为诗歌是想象的表现,想象则是对世间万物的综合把握,这也是诗歌创作的法宝。诗人早年写下的《蓝天畅想曲》这首诗,尽显其丰沛的想象力。类似这样构思精巧、意象新颖、韵律和谐、风格明丽的诗还很多,都能引起读者共鸣。

仿佛无爱情不成诗人,在《小夜曲》中,诗人写道:“在这样的夜晚,/星和云神秘地相会;/紫色的天吻着远远的山,/近的流泉琤琮作鸣。/轻轻的风摇醉了羞涩的云,/月轮里,我们正紧紧相依。/那心灵的音韵呵,/仿佛也是云层中流下的光华,/默无声息,却充满了温柔和欢悦……”

“温柔敦厚,诗教也。”诗歌的含蓄、浪漫尽在其中,遣词、造境、隐喻、直白,也都在诗里,若隐若现的哲思,让人品读到“丁香空结雨中愁”的意境。

诗人自谦诗集“未有‘得意忘筌’之句,更鲜‘羚羊挂角’之奇,更无力造‘灯火阑珊’‘空谷传响’之意境,差列二十四诗品之流”,但我能肯定的是,他的诗激情奔放、纵横驰骋、境界开阔、日臻成熟,是新时代诗坛的一朵洁白浪花。

(作者系云南评论家)



那些温暖明亮的乡愁

——白庚胜诗集《玉壁金川》读札

□和振华(纳西族)



当代北疆草原生活的全景式书写

——评韩伟林长篇小说《阿尔善河》

□杨彬(土家族)

对于久居南国的我,地处北疆的内蒙古大草原总是给我一种遥远边地的美好想象。有关草原的印象,来自早期阅读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在这部著作中,我深切感受到了草原儿女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如今读到蒙古族作家韩伟林的长篇小说《阿尔善河》,他承接了玛拉沁夫等老一辈草原作家的传统,将草原叙事从革命、建设带入到新时代,书写了内蒙古草原从20世纪40年代到当下长达70年的历史变迁。《阿尔善河》首发《民族文学》2023年第4期,作者在题为《草原上的“山乡巨变”》的创作谈中写道:“小说就是从这片草原即将迎来解放开始了。”

《阿尔善河》以阿尔善草原为缩影,通过三个普通牧民祖孙三代的情感纠葛和命运遭际,描写了长达70余年的历史变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草原儿女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迈上了脱贫攻坚、保护草原生态、探寻共同富裕的道路。作品塑造了内蒙古草原多个普通牧民、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及时代新人的形象,韩伟林用近47万字的篇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写了草原上曾经发生、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故事。

在作者营造的文学世界里,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情感,都来自那条河流,那条叫阿尔善的母亲河,那条奔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河流。《阿尔善河》飞溅出一朵朵浪花,内蒙古草原上各族人们的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就如

同阿尔善河的浪花一样,奔腾跳跃、融为一体。永青扎布等人出门远门为自治学院送马,路遇国民党岗哨匪徒。共产党员、文艺宣传队侦察员阿勇嘎等斗智斗勇、予以解救,从此影响了永青扎布的一生。小说上半部,以永青扎布与金香、革瓦与努恩吉雅、铜川与南斯日玛、阿古拉与小凤等人为叙事线索,描写他们从牧业合作化到改革开放、从旧社会到新时代,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品重点描写第三代牧民在新时代的生活,以努尔金、明根、巴特、吴楚克等人的友情爱情为线索,他们参与修建水库、治理尾矿、科学养畜、举办国际草原节,由传统到现代,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小说以永青扎布等待少小失踪的妹妹,以及红旗、蒙古马、长调、制香秘方、闹神、草原上的植物等作为线索和悬念,贯穿始终。结尾兄妹团圆,承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

小说是最能描绘社会现实的作品,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以及表达的情感,都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紧密相关。韩伟林长期生活在内蒙古,既了解草原历史,又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因此他内心激动澎湃,想用文学的形式进行表达。作者所熟知的美丽草原发端久远,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怀抱里,它理应延续下去,给人类留下文明的记忆,向世界提供草原治理的中国方案,这是生态的草原、绿色的草原;那些作者认识和听说过的人们,是那么可爱可亲可敬,他要赋予予小

说中的人物美好的心灵、良善的品行,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奋斗的草原、团结的草原;草原在宽广粗犷的外在之下,蕴含着无限诗意和理想,作家理应超越现实生活,向着“理想性”进发,这是诗意的草原、美丽的草原;作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描写内蒙古各族人民如何共同守护祖国北疆安全稳定,这是铸牢共同体意识的草原、安全稳定的草原。作者将这些情感和故事融汇进《阿尔善河》中,丰富了这部长篇小说。

北疆草原是孕育草原人民的润泽沃野,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吃苦耐劳的文化传统,这既是草原人民自然天性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遵循。老一辈的永青扎布、阿勇嘎、阿古拉从事牧业生产、基层治理、科学研究,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改变了草原贫穷落后的面貌。宝力道创办牧业合作社,涮肉坊进军首都。劳模杭盖、纯朴的年轻牧民巴特儿通过改变传统养殖观念,书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角努尔金,参与水库建设项目、从事矿山渣土治理、创办草原研究院,他真切地感受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才是这片草原在新时代发展下去的有效路径,揭示了普通人与国家命运、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热情讴歌了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毅与担当。在作者笔下,历史与现实交织、传统和现代交接、爱情与亲

情掩映,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更替,故事中既有感人肺腑的深厚温情,也有心怀家国天下的深沉力量。小说不仅描写了草原生产生活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在结构叙述、语言运用方面,既传承了蒙古族作家的写作传统,又进行了独特创新,创造出了一条极富现代意识的阿尔善河。

小说在结尾处这样描写:“《阿尔善河》纵横东西,浩浩荡荡,蓬勃盎然。然后,竭尽全力向着一个近乎悲剧的结局,一咏三叹,走完300公里流程,静静地注入自己滋养的这片草原的母性躯体,绵绵不绝演绎无数生命脉动。”这条河流生于这片草原上的山脉和溪流,并在它的巨大的扇形流域中不停塑造草原,最后又注入茫茫草原,滋养草原上的人们。她也是滋养草原人民的伟大母亲,也是为草原奉献一切的女儿,映照出内蒙古人民的优秀品格。

《阿尔善河》全景式展现了北疆草原生产生活的图景和不同时代下人们的面貌,真切反映了平凡生活中的真善美,通过开阔的视野、充满民族特色的鲜活文字以及娴熟通达、深沉稳健、丰富细腻的手法,描写了草原上人们的喜怒哀乐。作品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守护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红线、呵护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绿线,是一部全面描写内蒙古人民70年来团结奋斗建设北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长篇小说。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